

#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55

## 汉 剧

蝴蝶杯  
三进士  
龙凤环  
余圻关  
斩肖何  
齐王昏殿  
打瓜招亲  
临潼斗宝  
盗御杯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得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八月

## 编印者的说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 目 录

- ✓ 蝴蝶杯..... 王晓楼藏本 ( 1 )
- ✓ 三进士..... 徐万春藏本 ( 79 )
- ✓ 龙凤环..... 湖北省汉剧团藏本 (107)
- ✓ 余塘关..... 王晓楼藏本 (165)
- ✓ 斩肖何..... 黄新保藏本 (193)
- ✓ 齐王昏殿..... 吴楚臣演出本 (229)
- ✓ 打瓜招亲..... 武汉汉剧院藏本 (240)
- ✓ 临潼斗宝..... 新生汉剧团藏本 (257)
- ✓ 盗御杯..... 浠水汉剧团藏本 (295)

# 蝴蝶杯

王晓楼藏本

**剧情：**明代，湖广总督卢林之子卢世宽游龟山，强买娃娃鱼，纵恶犬将渔民胡彦双手咬烂，并予毒打。江夏县令田云山之子田玉川瞥见，怒打不平，将卢世宽打伤致死。胡彦回船见女凤莲，哭告受打经过，伤重而死。玉川逃避官兵追捕，来至江边求渡；凤莲知而藏于船中，骗过官兵搜查。二人患难相助，由感激而生爱慕，愿订百年之好。玉川以传家宝蝴蝶杯为聘，并嘱往告父母，设法报仇雪冤。玉川逃走，凤莲即至县衙见田云山夫妇，告以详情。卢林搜捕玉川不获，欲将云山顶罪，竟假五堂公审云山，云山据理申辩。胡凤莲适时闯入总督府，代父申冤。卢林词穷，乃限云山缉拿玉川归案。布政使董温赞凤莲英勇，收为义女，愿为凤莲出力，相机行事。

田玉川逃走后改名雷全州，为巡抚徐锡恭收为家将。适卢林奉旨出征受困，徐锡恭押粮抵达，田玉川出战，力斩敌将，救出卢林。卢林不察，命徐锡恭为媒，将其招为女婿。田玉川被迫，佯为应允。

卢林班师归来，百官郊迎。卢林见田云山，追问前案，云山大惧，归家与夫人商量，胡凤莲亦至。少顷，玉川忽归，正叙谈间，校尉前来捉人，田云山只好绑子投案。

庆功宴上，五堂共讯。田玉川、胡凤莲反复辩驳，董温仗义直言，卢林迫于众议，不得不放弃己见，含怒退席。三司秉公处断，据理上报始得结案。

**人物：**卢世宽（五丑）、胡彦（一末）、田玉川（七小）、胡凤莲（八贴）、卢林（二净）、田云山（三生）、田夫人（四旦）、唐俭（三生）、徐锡恭（一末）、董温（五丑）、郝子良（六外）、

姚大让（三生）、田明、家郎、捧旨官、差官、探子、家院、中军、四兵士、二旗牌、八军士、四校尉、四家丁。

## 第一 场

卢世宽：（内白）小子们，带路！

〔四家丁牵赛虎犬，家郎、卢世宽上。〕

卢世宽：（唱）

小子们牵定赛虎犬，前呼后拥游龟山。

来在江边用目看，游人不断车马喧。

〔胡彦持鱼篮上。〕

胡 彦：（唱）

卖鱼来到龟山畔，但愿多得几文钱。

卖奇鱼啊！

卢世宽：什么人在此大呼小叫的？

家 郎：有一老头儿，吆唤着卖奇鱼。

卢世宽：卖奇鱼的，叫他过来！

家 郎：卖奇鱼的！我们大爷叫你。

胡 彦：哦！是、是、是。参见大爷！

卢世宽：罢了、罢了。老头儿！你卖的是什么鱼？

胡 彦：乃是一尾奇鱼。

卢世宽：鱼就是鱼吧，什么奇鱼！

胡 彦：此鱼人头鱼身，名唤娃娃鱼，世所罕见，岂不是一奇鱼？

卢世宽：呈上来，大爷观看。

胡 彦：是。（以篮示卢）

卢世宽：（取鱼一看）哟！小子们！果然人头鱼身，是娃娃鱼，好鱼、好鱼！

众：好鱼，大爷就该买下。

卢世宽：对，买下。哎！老头儿！这条鱼卖多少钱？

胡彦：三贯铜钱。

卢世宽：我问问你，这条鱼有多重？

胡彦：三、二斤。

卢世宽：三、二斤重就值三贯钱？

胡彦：有道是，贵人买贵物，何论价钱高低？

家郎：倒是两句好话。

卢世宽：对，两句好话。来呀！赏他三百铜钱。

胡彦：哎呀！三百钱为何能卖，太少了不能卖呀！

卢世宽：什么，不能卖？

胡彦：太少了呀！

卢世宽：真是瞎眼老狗！给你两个钱，那是大爷赏你脸。

家郎：这不错啦！听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总督府的公子卢大爷，这是今天碰巧啦，要不，你想奉送，还巴结不上哪！

胡彦：唉！今日奉送，明日奉送，若是只管奉送大爷，难道叫老汉一家喝西北风不成？

卢世宽：哈哈！你这个老混账！买你这条烂鱼，看你说了多少罗嗦话，滚！

〔卢世宽摔鱼地上，家丁放开赛虎犬，犬抢鱼，胡彦急夺，被犬将手咬烂。〕

胡彦：（甩手痛）哎哟！

卢世宽：（嘻笑）嘻嘻！咬死你这老不死的。

胡彦：住口！你们放出恶犬将我双手咬烂，反在一旁取笑，真乃仗势欺人！

众：啊！你敢骂大爷。大爷！他骂你呢。

卢世宽：大胆！（唱）

骂声老狗真胆大，少爷面前敢狂言，  
吩咐家丁与我打，先打老狗四十鞭。

〔众打胡彦。〕

胡彦：哎呀！（唱）

双手已被犬咬烂，怎能禁受四十鞭。  
拼着老命忙逃难。

〔众打胡彦，胡彦拼命。〕

田玉川：（内白）呔！休得仗势欺人！俺来也。

〔田玉川急上，护住胡彦。〕

田玉川：（接唱）

仗势欺人为哪般！

呔！你等依仗势力，强买民鱼，纵犬伤人，皮鞭拷打，  
真正岂有此理！

家郎：什么？强买民鱼，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田玉川：俺在那厢，看得明白，尔等还敢强辩不成？

卢世宽：嗨！哪儿那些废话，大爷就是打死他，自有大爷作  
主，与你什么相干？

田玉川：你少爷心中有些不服。

卢世宽：哎！世上怎么还有个少爷？

家郎：到得问个明白。

卢世宽：对，要问问。口称少爷，你是谁家的儿子？

田玉川：本县太爷之子田玉川。

卢世宽：哈哈！怪道啊怪道！（唱）

这才是草蛇要吞象，井底蛤蟆敢反天。

少爷身居在帅府，总督公子卢世宽。

你父不过是江夏县，  
小小的前程七品官。  
少爷今日把王法犯，  
你敢送我去到当官！

哼！趁早给我滚开。

田玉川：住口！（唱）

纵然你身居帅府是总督子，  
也不能仗势欺人无法无天。  
田玉川路见不平俺就要管。

卢世宽：量不就。

田玉川：量得就。

〔手臂一挥，卢世宽几乎摔倒〕

卢世宽：哈哈！（接唱）

你竟敢打我卢世宽。  
吩咐家郎放恶犬。

〔众放犬，犬扑田玉川，田玉川将犬踏住。〕

田玉川：（接唱）

一足踢它个面朝天。

家郎：（看犬）哟！他给踢死啦！

卢世宽：好恼！（唱）

一拥而上将他打，大爷今日闹龟山。

众：（围上）打！

〔众家丁扑上，被打逃下。卢世宽拟逃走，被田玉川揪住痛打倒地。〕

田玉川：（摸卢世宽）哎呀，且住！不想一时失手，打伤卢林之子，此事焉能善罢甘休？俺不免逃走吧！（回头见胡彦）这一老者，还不快走！

胡彦：田少爷，我浑身疼痛，站不起来。

田玉川：待俺搀你起来，（搀起胡彦）快快回家去吧！

胡彦：多谢田公子！哎哟？（下）

田玉川：正是：（念）

用手拨开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墙。（下）

〔四家丁、家郎张望着走上。〕

家郎：大爷，大爷！哟！就剩下一口气啦！咱们快给大爷背回去吧！

〔家郎、四家丁背卢世宽下。〕

〔两边喊，呔！大江两岸的渔船听着，田玉川打伤帅府公子，哪个敢渡他过江，与凶犯一律同罪。田玉川呀！看你能往哪里跑。〕

## 第二场

〔胡凤莲摇船上。〕

胡凤莲：（唱）

老爹爹去卖鱼不见回转！

到叫我凤莲女挂在心间。

我这里站船头将父来盼。

〔胡彦上，身战、抖擻、摔倒。〕

胡彦：好贼！（接唱）

浑身是伤痛彻心肝，

远望见凤莲我高声呼唤。（强行，摔倒，爬不起，招手）

凤莲，女儿，快些来呀！

胡凤莲：（见状惊恐，接唱）

老爹爹因何故卧倒在江边（急下船搀胡彦上船，入坐）

爹爹醒来！

胡彦：（唱）

昏迷间猛听得有人呼唤。

胡凤莲：爹爹！

胡彦：（痛）唷！（唱）

又只见凤莲女站在面前。

胡凤莲：爹爹！你，你，你，为何这般光景？

胡彦：哎呀！儿啊！为父去往龟山卖鱼，不想遇着帅府公子卢世宽，是他倚仗势力，强买奇鱼，放出恶犬，将为父双手咬烂、（锣）又痛打为父四十皮鞭，（锣）为父正在拼命之际，后面来了本县太爷的公子田玉川。

胡凤莲：那田玉川莫非前来帮凶不成？

胡彦：唉！好一个仗义的公子，赶上前来解救。打散了强徒，为父才得活命回来，哎呀！儿啊！为父此时气喘头昏，心痛如绞，只恐性命休矣！

胡凤莲：爹爹！你要保重！

胡彦：（唱）

眼望娇儿肝肠断，生离死别顷刻间。

儿自幼丧娘亲父女为伴。

我死后抛下儿好不可怜。

一霎时神昏迷头眩气喘。

胡凤莲：爹爹！

胡彦：（接唱）

我的儿莫忘了这血海仇冤。（怒目圆睁）

卢贼！（死介）

胡凤莲：爹爹！爹爹！我那苦命的爹爹呀……（唱）

见爹爹顷刻间血冷气断。

老爹爹呀！哎！爹爹呀！（接唱）

胡凤莲放悲声口喊苍天。

哭一声老爹爹死得可惨，  
纵然是舍性命我也要伸冤。（摇船下）

### 第三场

〔田云山上。〕

田云山：（念）

官居江夏县，为民断屈冤。

〔家院上。〕

家院：启禀老爷：今有总督大人，带领校尉来到县衙。

田云山：你可知为了何事？

家院：小人不知。

田云山：速速出迎！

〔四校尉、中军、卢林急上。〕

田云山：江夏县迎接帅爷！

卢林（怒视田云山）：嗯！（怒目威逼，田云山战抖，入内）好不气、气死人也！

田云山：不知帅爷驾到，未曾远迎，罪该万死。

卢林：江夏县！我来问你。你有几个儿子

田云山：只有一子。

卢林：现作何事？

田云山：南学读书。

卢林：好一个少年书生，唤来见我！

田云山：是。田明，唤你少爷！

〔田明上。〕

田明：我家少爷出门未归。

卢林：啷！适才言道：南学读书，如今又道出门未归，分明是匿子不献。校尉的，两厢搜来！

〔四校尉分下，再上。〕

校尉：并无踪影。

卢林：起过了！江夏县！快快献出你子，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定拿你这狗官问罪。

田云山：帅爷！不知小儿身犯何罪，卑职斗胆问个明白。

卢林：江夏县哪！狗官！你子田玉川，在龟山将我儿子打死，你纵子行凶，隐匿不献，该当何罪？

田云山：哎呀！（唱）

听罢言吓得我心惊胆战，  
小奴才在外面惹下祸端。  
我只得走向前来把理辩，  
尊一声卢帅爷请听我言。  
小奴才出门去尚未回转，  
卑职我并不知他惹祸龟山。

卢林：住口！（唱）

休用巧言来遮辩，打死我儿罪滔天。  
你现藏子不肯献。

江夏县哪！狗官！（接唱）

这场官司你承担。

来！绑了！

田云山：慢、慢、慢哪！帅爷！纵然卑职之子将公子打死，也要问个明白。如今不问情由，就将朝庭七品县令，拿到帅府，哎呀！只怕使不得吧？

卢林：啊！听你之言，难道本帅还诬赖你子不成？

田云山：帅爷暂息雷霆之怒，且容卑职一言告禀。

卢林：讲！

田云山：卑职身为七品县令，每日审理民情，岂不知道朝庭的

王法？如今奴才未归，是否他打死公子，卑职一概不知。纵然是他，只怕其中也有情由。若是奴才无缘无故将公子打死，漫说是他，就是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卢 林：唔！

田云山：有道是：人生三尺、天下难藏，量这奴才也不能飞上天去，卑职定要四处差人将奴才捉拿归案，问明情由，送过府去，交与帅爷，按律治罪。纵然明正典刑，卑职决不庇护。如今凶手不见，真假难分，未经布按三司，就要锁拿七品县令，国法要紧，还望帅爷三思！（唱）

帅爷不必怒冲冠，自有国法惩凶顽。

人命出在江夏县，卑职怎能袖手观。

即刻派人捉凶犯，

还望帅爷你暂时容宽。

卢 林：嗯！你这狗官，讲得到有些情理。限你两日捉拿凶手，与我儿偿命。若是拿他不着，定要你狗官顶案。中军听令！

中 军：在。

卢 林：命唐俭带领五百名兵丁，去往龟山左右搜寻田玉川，不得有误！

中 军：得令。（下）

卢 林：正是：（唱）

可恨狗官理不端，纵子行凶在龟山。

他若逃去你抵案。

哪怕你插翅飞上了天。

校尉的，带马回府！

田云山：送帅爷！

卢 林：嗯！

〔四校尉、卢林下。〕

田云山：（一望）哎呀！好奴才！（唱）

恨奴才闯下了滔天大祸。

〔田夫人急上。〕

田夫人：（唱）

这才是平地里起下风波。

老爷呀！方才我已听得明白，难道帅爷之子，当真是玉川儿打死不成么？

田云山：十有八九，奴才闯下祸了

田夫人：想必那帅爷之子，做下非礼之事？

田云山：唉！事到如今，你还能替他遮辩不成？

田夫人：老爷！此事理该怎样发落。

田云山：不拿奴才到案，难道叫旁人替他偿命不成？田明，速差快皂二班去到龟山，捉拿你家少爷归案。快去快去！

田明：是。

田云山：唉！（念）

不幸生下不肖子，无故在外惹祸端。

田夫人：（念）

只恐田门绝了后，

想见娇儿，唉！难上难。

田云山：唉！这都是你养的好儿子！

〔同下。〕

#### 第四场

〔四兵士 家郎、唐俭急急风上，两望追下。〕

〔田玉川急上。〕

田玉川：（唱）

耳听山后一声喊，定是官兵来搜山。

急急忙忙往前赶，江水滔滔把路拦。

〔鼓声。〕

田玉川：哎呀！且住！前有大江，后有追兵，叫我往哪里逃走？

胡风莲：（内喊）罢了？）

〔胡风莲摇船上。〕

胡风莲：老爹爹呀！

〔田玉川四望，焦急，不住地向胡风莲招手。〕

胡风莲：（唱）

报父仇去伸冤将船拢岸。

田玉川：那一大姐，快快驾舟来呀！

胡风莲：（接唱）

又只见一少年高喊渡船。

田玉川：大姐！快快将船摇来，渡我过江。

胡风莲：你看，我船舱有血淋淋的尸首哇！（唱）

公子何不仔细看，

血淋淋的尸首停在舱前。

公子前途自方便，我这里不是渡人船。

田玉川：（望，自语）啊！舱内尸首 好似那卖鱼的老丈模样？

啊！大姐！船上尸首，他是何人？

胡风莲：乃是我父。

田玉川：可是被总督之子打死的么？

胡风莲：啊！公子何以知晓？

田玉川：学生田玉川。

胡风莲：（一驚）哦！

〔内：追喊声。〕

田玉川：哎呀！大姐呀！后面追兵捉拿于我，大姐快快渡我过江。

胡凤莲：恩公不必惊慌。待我搭了扶手！

〔田玉川上船。〕

田玉川：大姐呀，官兵后面追赶，叫我哪里藏身？

胡凤莲：这这这、有了。你就藏在舱内，将我父尸首盖在上面，等他们过去了，再作理。

田玉川：就依大姐。

胡凤莲：如此，快快藏来！

〔唐俭、家郎率四兵士上。〕

家郎：来到江边，有一女子，独驾一小舟过江。

唐俭：（望）唤那渔家女子过来答话。

家郎：呔！那一女子快快将船撑过来，我家老爷要搜。

胡凤莲：哎呀！不好。（唱）

岸上官兵俱布满，看来一定要搜船。

我这里放开了泼天胆，

巧言冷语把他瞒。

这是鱼船，搜的什么？

唐俭：那一女子听了，江夏县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我等奉令在龟山前后捉拿凶犯，并无踪影，只怕他藏在你的渔船，故而要搜要验。

胡凤莲：既是官兵搜验，你们何不将眼睁开，你看，船舱血淋淋的尸首？（唱）

将爷们请来睁眼看，

这血淋淋尸首在船前。

唐俭：那尸首是你何人？